探 母 记

从维熙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用今天的“以人为本”为镜,回眸血色“文革”中的母亲肖像,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题记

“文革”正进行得风风火火,正好在这个时刻,好心的劳改队长董维森破例给我半天的假,让我回家看看母亲和儿子。

午后,从团河农场骑车途经南苑进了永定门后,看见大街上红卫兵正在批斗“黑五类”家属。我的心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我此时进家,会不会给老母亲带来什么麻烦?因为我的街邻都知道我是因划右派而送进“大墙”的劳改分子。因而途中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去找熟人探个虚实。故而我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昨天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四旧’了。”她说。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怕给她惹麻烦,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苏三起解》颈上的木枷一样,不同的是,母亲脖子上的大木牌子,比京剧舞台上的苏三挂着的要大得多。

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出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

“不行!不行!”

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在那个血色年代,我理解母亲的忧虑,但出于母子亲情的本能,我松开了手之后,便拿来一块厚厚的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

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此刻,我才知道那些发了疯的红卫兵,斗人是不分白天或夜晚的。因而,我唯一可以安慰母亲那颗苦涩心田的,就是紧紧拉着母亲的双手。直到邻居吴家批斗人的吼叫声渐渐稀落下来,母亲才同意我把她脖子上的木牌摘了下来,放在墙角。

刚才因为母亲胸前的木牌占据了我的中枢神经的全部之故,我竟然忘记了看一眼儿子,此时我稍稍清醒过来一些了,便用眼睛寻觅儿子的形影。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既没躺在床上,也不在昔日我住的那间屋子里。母亲悄声为我解开谜团说,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住了。

母亲能如此从容而理智地面对乱世,当真让我有些吃惊。第二件使我惊愕的事儿,是我和母亲侧身躺在床上时,母亲对我道出的心灵秘密。她说为了不惹是生非,把从氏家族和我儿时候的照片,一把火都给烧了,唯有一张我父亲在北洋大学读书时的照片,她保存了下来。她对我指了指她身上内衣说:“我把它缝在衣服的夹缝里了——”说着,她拍了拍她前胸,“这是留给你和孙儿的,万一我有什么……什么……意外,你一定记住我这件内衣的颜色,里边藏着你爸爸唯一的一张头像照片!”

眼泪此时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悲痛,便拉紧母亲的手说:“妈,您这两件事想得很周全,我记住您的内衣的颜色了。”

对母亲和我来说,这是个无眠之夜。我虽然闭合上眼睛,但内心却翻江倒海无法成眠。我想起父亲就读在天津北洋大学时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又参加让国民党抗日的卧轨爱国请愿,直到被国民党关死在监狱。此灭顶之灾,已然使母亲内心肝肠痛断,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好容易盼着儿子长大了,儿子因为写真实的文章,又走进了新中国“大墙”;此时她自己又背上了阶级敌人的大木牌子,每天接受惩罚性的清扫街道——这世道真是过于残酷了。我没有睡觉,母亲虽然背对着我,但她也没有睡觉。因为开灯怕吸引街坊的注意,并有碍我睡眠,便悄无声息地用手电观看桌子上的小闹钟——因为她让我必需在天亮前离家回场,以免惊动街邻。

大约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只好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向母亲告别。我所以不让眼泪流出眼帘,是怕再刺激母亲那颗流血的心。母亲是最知道儿子心思的,她轻轻地拉开房门后,附耳对我低声说道:“放心地走吧,你妈是蹚过苦水河的人,这块大木牌子压不倒你妈!”

“我相信您会渡过这一关的!”我走出屋门,挥手向母亲告别。

在归程中的一幕,让我至今难忘。当我骑车穿过南池子街巷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太,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老资本家!”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归途的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与此同时,我暗暗为母亲庆幸:她虽然胸前挂着大大的木牌,每天去清扫街道,总比这个老太太面临死界要幸运许多。

因而,此次回家探母的经历,让我终生难以忘怀。因为其中演绎的不仅仅是母子情怀,还深藏着昨天与今天的历史的真经。

名家新作

扶着阳光站起来

叶延滨

在天崩过的地方,诗歌说
我是补天女娲的五彩心石!
在地裂过的地方,诗歌说
我是神农呼唤生命的种子!

坚挺高耸的巨大的诗歌墙站着
静静地,守候又一个黎明——
扶着阳光站起来
黎明,不再哭泣……
扶着青草站起来
露珠,不是泪水……

扶着父老乡亲的目光
站起来,站进又一个春天
诗歌就这样站成一座心的长城!
我是补天的巨石,诗墙说
我骄傲,诗是我的良心!
我是希望的长堤,诗墙说
我自豪,诗是我的生命!

我静静地伴着诗歌墙在这里站着
像哨兵,守候春天和黎明——
扶着阳光站起来
扶着青草站起来
扶着我的四川站起来
站起来让我好好看一眼
看一眼,春天的四川好朦胧啊
只因泪水润透我的双眼……

四月二十七日于穿心店地震遗址

忘记和铭记

姚亚琦

世间所有情感归结起来莫过苦、乐两端。豁达的人心中永远是快乐的,难以释怀的人永远记得自己的不幸。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学会忘记一些苦与乐,又要铭记一些喜与悲,苦乐参半,体味多彩人生。

人活着要大气一些。忘记生活的不公,铭记曾经的幸福,能给人以精神的安慰。已过期颐之年的杨绛一个人生活已经很多年了,锺书很早就离开了她,然而她并不觉得孤单。她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的风雨生活,写成《我们仨》永远保留下去。杨绛每天还要用小楷抄写锺书的《槐聚诗存》。她并不觉得锺书已经离开,他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起。如果杨绛不能忘记丈夫去世的痛苦,她就没有勇气每天感受锺书的精神。如果她不能忘记生活的坎坷,她也不能回忆并记录下幸福的瞬间。

很多人都在感叹痛苦,然而生命的小磕碰算什么?即便是与亲人经历了生死离别也要释然,因为生活原本就充满着喜怒哀乐。铭记曾经的幸福,即使已经失去也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铭记过往的快乐,之后遇到再大的困难,也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

幸福是蜜,不堪回首的往事犹如苦涩的盐。多数人都想忘记痛苦的经历,而迟子建不然,她会铭记那段伤心的日子。与杨绛相比,迟子建的生活略显悲惨。她结婚两年多,丈夫就因车祸去世了。而在这两年中,迟子建却一直潜心在自己的写作事业上,没有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中。她不能宽恕自己,悔恨自己错过幸福。正是这种痛苦,激发出她很多创作灵感,她用写作为自己恕罪,写出很多感人的散文。

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是残酷的。这就如同两块石头的碰撞,会产生火花。越是痛苦,火花越是强烈。铭记一些苦难有利于激发自己的潜能,有助于灵感的闪现。铭记自己犯下的错误,也是我们今后的警钟,不再错过生活的快乐。铭记苦难也是另一种体会幸福的方式。

多彩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有时幸福要刻在石头上给自己力量,有时要溶于水中而后流走,过于顺利不利于进步;有时要将痛苦写在沙上,让其随风逝去,有时又要记在心上,让痛激励自己。学会适当地忘记和铭记苦与乐,才不会虚度一生。

心香一瓣

大风起兮 张朝阳 摄

春 到 农 家

王立光

新年伊始,周大哥开着他的轿车和李大哥一起来接我,说是到山里吃杀猪肉。已经有多年没有到山里,没有进农家,心里挂念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了盖州市,沿着盖庄公路向东,爬过大庚岭过小石棚到了万福镇,再转头向南,奔什字街陈屯村,跑了一百五十多里我们才真正来到了山区。

冬日的大山不像盛夏,经过草木打扮苍翠欲滴,而赤身素面则更显雄壮本色,山中的白杨、老榆和柞树,枝干劲挺,只有那一片片的松树林把远山点缀了一点点老墨。我是第三次来到这里。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作为县里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工作组第一次来到这个山村,那时老乡口粮不够吃,还未成熟的土豆就提前扒出来吃了,苹果树刚刚坐果就像鸡蛋黄那么大的时候,就得派护青队看守。吃派饭是最难心的事,轮到谁家,老乡们都想方设法掂掇几个菜,但看着地下的孩子直束束盯着菜盘子的眼睛,我们真的不忍心下筷。那年还出了点事:抢收小麦,一个女青年在歇工时裤兜里装了些麦穗往家走,被护青队堵住了搜了身,那个女青年感觉受了侮辱,就往河边跑,正好被我们遇着给送回家。她家那低矮的老屋,门上钉着塑料布,家里除了一个脱了漆的老堂箱和八仙桌,家徒四壁。这件事和那老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愧疚和苍凉。

第二次到这里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一场山洪和泥石流吞噬了这条沟里一百多条生命,我们防汛救灾来到这里,那种惨象我现在想起来都想哭。目及之处全是泥石流留下的滥石,整个村里的房子都损坏了,上百家的房子没有了踪影。什么车辆都进不来,救灾的物资只有靠牲畜驮运。本来就是一个贫困山区,今后老乡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轿车顺着山路起伏,乡路宽阔平坦,黑色路面已经连通了各个村,村中的小街连着各个农家。小街的两侧,一侧一垛挨一垛地垛着柴禾,挨着农家院的一侧,则是各家猪圈和羊圈。家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院内鸡鸭鹅成群,并不怕它们跑出来。还有那看家的狗不时地狂吠,在向主人报告又有生人在门前经过。轿车直接开到了陈大哥家大门口。

陈大哥家在村子的紧前头,再往前就是山脚,山脚下有一条小溪,小溪也经过治理,我们经过的小街就是街路结合的小溪堤坝。山里的小溪叮咚叮咚平日里是十分温和的,但是到了汛期也会发脾气,脾气大了就会泛滥成灾。山里人最了解小溪,给它们留下了宽阔的河道,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它们真的要起来,也有足够的空间。陈大哥家大门前停着一辆农用车,见我们来了,他让司机把车向前提了提,给轿车腾出地方。能有两米多高的院墙,顺墙探出头来的是一座用角钢和铁网焊接成的玉米仓。我们走进院子,五间大瓦房,旁边还有一间多的预留地,顺着这个宽度两条平行线延伸出来的院墙,使这个农家院特别宽敞。院内还停着一辆农用车,挨着农用车旁停着两辆摩托车,两只斗架的公鸡鸡冠和脖子上的毛都竖起来了,慌得一群母鸡围成一圈打转转。房前还有两个粮囤,和对过的粮仓对应着,金色的苞米,每穗都有一尺长。两条看家的狗,南一个北一个都拴在粮仓底下,遥相呼应。一只战胜了的公鸡突的飞到粮囤顶上,仰起脖子唱起来,向主人和来宾们炫耀:我胜利了!

堂屋的门窗都是敞开的,浓浓的蒸汽从那儿喷涌而出,两个大柴灶炉火熊熊。陈大哥把我们让到儿子的新房,两间屋子是通着的,连二的炕之间没有间壁,迎面墙上荧光红纸剪的大囍字特别耀眼,囍字上面挂着彩框镶的新人婚纱照,囍字下面摆着一个三人座的长沙发,前面是长条茶几,茶几上是一台电脑。炕的对面墙上悬挂着电视,依次摆着时兴的家具。天棚上彩花悬挂,墙上贴的彩色壁纸和炕上的彩釉纸浑然一体。陈大哥说:“儿子去年结婚,一年了。”他让我们上炕,说:“炕上热乎。”陈大哥的儿子儿媳女儿和她的男朋友慌忙下地和我们打招呼。

陈大哥是李大哥的舅哥,我们就随便唠起家常,陈大哥说:“这些年在外打工,年年都能拿家来六七万。木匠缺,像我一天能挣三百多元。”他指着儿子说:“从小我领着他上工地,跟我学手艺,现在另起炉灶了,当了头儿,比我挣得多。”这时陈嫂端着洗好的苹果进来放在炕沿上让我们吃,转身又出去拣了一托盘橘子,说:“他爷俩出去打工,我在家种地,去年卖了四万多斤苞米,两万多斤苹果,卖了七万多元,还养了两口大肥猪,今天杀的这口一上秤,四百七十多斤。去年儿子结婚,给媳妇定亲钱二十万,不够一年挣的。”她将剥好皮的橘子递给我,接着说:“丫头也一样,结婚也给二十万。”姑娘忙说:“我不要,我一直念书,对家里没贡献,还没回报,不能再要家里钱。”她的男朋友也说不要。男朋友是成都人,和姑娘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到大连找了工作,说已经贷款买了房子交了首付,等房子下来再结婚。他说:“我妈也说要给她定婚钱,帮着买房,她也说不要,我俩商量好了,要自食其力。”陈嫂说:“不要归不要,该给还得给,现在政策好,种地给补贴,卖粮保底价,打工不欠薪,念书不花钱,看病给报销,俺们是赶上好时候了。在农村还有什么大开销?家里有钱给谁花?”

说着说着就开始吃饭了,东屋有三桌,西屋就我们一桌,陈大哥打开两瓶泸州大曲,搬来两箱青岛纯生,还有雪碧和可乐。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陈大哥举起酒杯,说:“谁还差个吃肉?就是图个热闹。还差什么?看电视?有广播电视村村通,城市看什么农村看什么;开汽车?有油路村村通,城市能把汽车开到楼下,农村能把汽车开进院子;吃的用的?城市有大超市,农村有小超市,一样方便。但是有一条在城市办不到——杀年猪,这个传统得保留,就要这个气氛。”

冬日的阳光驱赶着寒冬,我仿佛听到了春天走来的脚步声。

凭海临风

我看《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

梁鸿鹰

成功的文艺作品总是有极具审美内核的独特价值,其中凝聚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反映了人们的心声而成为人们长久的记忆,被不断提起。更为特出的是,对于一些震撼力特别强烈的作品,人们还会渴盼其本身的力量得到持续性延长——人们对自己所看到的感人的、催人泪下的东西,倒是越发希望再度被投射到新作中,好让自己再痛痛快快地感动一次、泪下一回,而这种审美上的特殊现象,往往因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引起,比如石光荣,这个名字因为《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传奇。自从这部电视剧作品创下收视新纪录以来,人们就有了新的期待,希望石光荣及石光荣一家的传奇能够延续,希望这个革命之家的理想主义故事得以流传,《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的出现可以说及时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期盼,顺应了人们审美上的需求。

如果说《激情燃烧的岁月》主要以战争对人的磨砺以及战争刚性传统对人的塑造为内核的话,对《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的特质,则很难进行三言两语的概括。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从前部作品里所熟知的战争年代的那些豪言壮语、阳刚之气、忘我付出悄然隐去,理由很简单——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变了,社会变了,随之的一切似乎都变了,只有石光荣作为一个从战争硝烟和战争逻辑中生存下来的人还没有变——当然,完全不变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在《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开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切似乎都以“市场大潮”的名义,正在获得新的变化、新生与颠覆,那些不断变异的、转折的甚至扭曲的东西,越来越充斥在我们周围,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活表象,直至拼命伸张着要去影响和主导我们的意识与行为。这对作家提出了新的考验,同时,难道不是也提供着新的想象力空间吗?

作为一部有着丰富时代内涵的作品,《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思想内容的巨大生长点恰恰就在这里,它正是以离休军人石光荣一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标本,具体而微地对社会生活进行一番形象的展示和书写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岁月变迁的一大意义在于重新树立价值与榜样。在石光荣看来,人的价值原本在于从军、战血与献身,《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消费者们、粉丝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期待呢?但现实偏不这样安排,现实偏偏把出人意料的东西透露给大家,小说也就获得了新的、更为活跃和让人兴奋的话题。我们看到,石光荣最有指望成为将军捐躯沙场的大儿子石林,在抵达副师这个坎儿上遭遇了大裁军。如果说他的转业还属被迫的话,那么小儿子石海想要退伍却则格外出格。作为一个从战争之家生长出来的男子汉,他居然采取了装抑郁症这一招离开部队提前复员。是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追求,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们的选择可能都没有错,但最初对石光荣的冲击是巨大的,石光荣和褚琴观察着、品味着、抗拒着也烦恼着。好在,进入晚年的他们也不得不调适着自己,寻找着自己心的位置——在家庭里的、在社会上的,由此,读者和欣赏者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打量他们。

作品不断描绘社会生活的前进给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带来的新人生体验,比如本来安分守己的女儿石晶,从法院调到充满惊险的公安局,倒是教育了做父母的,从她的身上,石光荣夫妇看出孩子们的选择、变化也许并非完全出于享乐和安逸。不过三个孩子的婚恋则经常带来新的、为读者所期盼的故事——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石光荣和褚琴老两口的深入描写,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审美体验也许更多。作者有意把石光荣后半生的生活与老家蘑菇屯的乡亲们做了更为紧密的连接。那个刚刚有些起色的村子,那些仗着腰包稍微鼓起来一点豪气的老乡们,踏着改革的大浪潮,不管不顾、前赴后继地来到城里,他们开饭庄、他们猛折腾,于是给本来并不平静的石光荣一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可新的麻烦往往也意味着转机,放下钢枪和号角的石光荣,在自己并不看好的“小打小闹”中找到了乐趣,饭庄成为了他联系家乡的纽带,成为他适应新时代的一个有力支撑,故事由此而生、由此而生发了诸多新的生长点,他们不再抱怨、不再等待,他们投入到新的生活方式中去,他们与老战友们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与新时代的磨合中找回精神寄托,居然也过得红红火火。当然,石光荣终究属于战争、属于铁血的岁月,回忆和对当年战争岁月的追怀是他不变的情怀,往事使他更有力量,让他更懂得眼下的可贵,因此当他看到大儿子石林在精神上终成自己的继任者,他得到了最大的欣慰。

在反映人物的迅速成长方面,在刻画时代对人物行为投以的巨大影响方面,乃至在描写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不同动机方面,我们看到作家娴熟的技巧、厚实的积累所起到的作用非凡。并且,作品里面的情节、故事、事件、语言,都显出了作者的驾驭能力,但我们会觉得作品里的一切发展得过快了,人物始终在奔跑着向前,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不肯停下来,除非到达终点——但终点永远不到来,他们始终在奔跑中——为了新的时代的要求、为了各自的追求。从作品中我们看到大量的事情,而很少看到思索和思想,对他们的心理变化轨迹我们还嫌揭示不够。不过,石光荣的儿女们在事业上、爱情上终究都有了美好的归宿,作者坚信这一点,石光荣也坚信这一点,时代教育他们好好地面对过去、面对自己、面对当下。其实,所有感人的作品都是这样来延续人们的审美希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的价值值得肯定。

书海拾贝